

王弘海曾孙王懋曾带领族人花9年时间重构龙梅村

一座清代海南美丽乡村的重建史

一 百年名庄毁于一旦

文\本刊特约撰稿 徐桃

龙梅村始建于明代,据王氏族谱记载,南宋期间,浙江绍兴的寿庵公王六翁与苏轼结为好友,并随其迁居儋州。后人又移居高临,最后在元末明初(约1368年)定居定安龙梅村。何谓龙梅?开村始祖留训,当初选龙梅,见地势逶迤似龙盘踞,“虎踞龙盘”乃风水宝地,并望王氏子嗣当如傲霜斗雪的梅树一般,坚毅不屈繁衍生息,故名龙梅。

王氏族人定居此地后,果然子孙繁盛,王弘海考取进士,并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他所考取的功名,不仅惠及先祖,其祖父及父亲皆被诰赠南京礼部尚书,而且还“荫叙”后人,在诰命之下,荫子汝鲲,廪生,中宪大夫;孙昌言,奉直大夫,恩荣四代。而且兄弟王弘谟、王弘诏,都是国子监肄业,授职光禄寺监事、署丞的官职,在明一朝,王家可谓荣光之极。

明末清初,改朝换代,时局动荡,海南亦匪祸严重,王懋曾的父亲王昌言为保护乡里组织抗贼,后在顺治六年(1649年)六月,贼匪诱杀其于山区,其妻陈氏带着3岁的王懋曾避难定安县城,被抓后诈称留下,让贼人放走老仆和幼子后,痛骂贼人后咬舌自尽。这帮匪徒见状,恼怒于龙梅人的决绝,冲入龙梅村,将村里洗劫一空并一炬焚之。

村庄被毁,村民被迫背井离乡,四散逃命。自此,四十余年无人居住,热带气候滋养下的荒草蔓延各处,村落早已面目全非,没有适合居住的屋舍,恢宏的八角殿、闲适的王弘海故居也只剩断垣残壁。只有明万历年间为纪念王弘海而修建的全石质的太史坊,经受住了时间的侵蚀。

王懋曾3岁离村,父母双亡,家族四散;43年后,飘零无根,凭借自身努力,虽挣得名望和财富,但无乡可归,无祠可祭,宛如浮萍飘荡。为此,他做下重大人生决定,举家搬回那荒败鸡狗都不闻的废村。

重返龙梅,首要任务就是探访流散的族人。寄居在他村或流落在异地,所遇世道艰难,各支族人都深有体会,“一耗于金戈饥馑,再耗于桎梏桁杨。”在乱世中,战乱无人组织抵御,生命难保;灾荒之年饥荒无人救济,饥渴难抵;而且因为无家族势力,在遇到官司或社会纠纷时,无人出头相助或周旋,求告无门,整个家族命运都岌岌可危。

从实际生存而言,重返龙梅不仅是王懋曾所愿,更是王氏宗族延绵繁衍下去的必须。王懋曾将自家多年积蓄用于重建所需,族人则有钱出力出力。其后就是丈量分划土地,规划新村布局,各支自行修建居所,合力修建祠堂和宗庙,修筑祖茔,将族人安顿生息。

各处奔告之下,龙梅王氏的后人很快聚集商会,选出各支脉代表,组成重建龙梅村的议事组织。如此,艰巨而漫长的重建龙梅工程开始了。



王懋曾像

在海南宗法制社会中,以村庙为核心的村庄,不仅是故土依托的栖居之地,在古代纷繁时局中,它还具有保护宗族延绵、抵御外敌、精神礼乐传承等众多社会功能。

定安龙梅,曾诞有明朝南京礼部尚书王弘海,辉煌一时。在明末清初的兵荒马乱中,顺治六年(1649年),村庄被匪徒焚毁,王氏族人飘落四散,村庄败毁无人居住近半个世纪。清康熙年间,王氏后人、王弘海曾孙王懋曾凭一己之力,花9年时间,复兴祖先旧业,重构龙梅。

笔者通过县志、族谱、历史文物、王懋曾等人留世书稿等资料,回到那个年代,探究一个清初的村庄如何建造和运作,又是如何在古代海南宗法制社会中起到乡人安身立命作用的。



八角殿

二 村落规置新貌初显

龙梅村已是颓败一片,祖先所留的建筑几无能居之处。虽为大不幸,但新龙梅却可避除杂乱之处,重新规制。因年久无人管理,村周围不少田地被人侵占,王懋曾带领族人诉告官府,赢回田产。确保族人耕者有其田是第一步,做完此事,就可开始安家落户了。

王懋曾与族人踏绕村落,环顾龙梅村进行规划。龙梅村坐落在文笔峰脚下往北延伸约三公里处的山脊上。太史坊是全村标志性建筑,坊高5.1米,总宽7.3米,四柱三间,每柱前后设有防风罩。明间大柱对面刻有的那幅对联“石柱擎天秀毓南溟开五指,瑶台贯斗光摇北极应三台”是明代著名书法家、王弘海门生董其昌所书。这里理所当然成为全村的中心,坊前后空地即为村民集合约事之处。

确立中心后,村之方位规划为南北走向,整个村舍面朝太史坊划地而建,座向顺沿地势分东西两排,依次依序按条例成排修建,似非字一样,中间置出一条村道,一条成排的轴线代表一条支脉的族落,聚族而居。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民居建筑,其基本形制为独立、封闭、内向的小天井院落,各家多为两或三进式四合院,轴线明晰,房舍对称,门楼、照壁、明堂、中堂、庖房等建筑,均以天井组合而成住宅单元。

正对太史坊,王懋曾修建了一座大门,内题宫保匾额,两边门题宗伯第。通过此村大门可直接进入村民居住的地域。太史坊和大门中间,还特意盖了左右大门屋,用于氏族公用所需。

王弘海故居位于村西,大门屋右边,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明末遭盗时也被焚毁。王懋曾根据族中老者记忆,按原样翻修了故居,并将家安在这里。

故居坐东北向西南,四合院式建筑,大屋2幢,均为1厅2房的砖木建筑,悬山式顶,正脊之鸱尾顶饰,厅堂屋顶共有19排瓦片。海南民间有训,祖屋厅堂瓦片排数越多,说明家中有人当过大官或极富足,普通家庭有13排就足矣,可见此屋规格之高。

龙梅村的田地分为水田、旱田和坡地,除各家田地外,还留有公共田产,分为祭田、义田、学田等类。在王氏家谱中,这些田产所在和所用记得的非常详细。族田收入主要来自招佃收租,为了防止族众对其侵蚀,规定本族中人不得承租,亦不得作租佃的中人。义田收入用于以赈济贫困灾病;学田收入供族内儿童作学费;祭田收入用于开支祭祀的牺牲、仪礼、宴席。此外,有关族众公益的费

用,也都从族田收入支付。在族训中特意强调,族人不得“覬觎祖业”,所得收益交由族中专门掌管的人员分类用于各自用途。

村周边的田地围绕着村舍呈聚拢状,太史坊朝向的田间有多处水池,不远处还有一条小溪绕村而过。而村舍背后则多是坡地,分布在龙仔埭上。“背山面水”“山环水绕”,正符合风水学上所谓“前有照、后有靠”。

此外,王懋曾还将王弘海修建的龙门塔进行了简单的整修,龙门塔下的永济桥,本村前一里的广通桥,作为跨过溪头与外界交流的重要交通,毁损的也悉数修复。

至此,王弘海曾以五言诗的形式,赞过海南乡村美景的《员山八景》:“绿水环龙”“横桥渡马”“竹松笼月”“楼阁从云”“塘尾甘泉”“岸头娇柳”“莲塘渔唱”“石岭樵歌”,在新龙梅都悉数可见了。

三 立宗修谱重构祠堂

对于海南宗族而言,祠堂的建立是家族形成的标志之一,宗族活动最重要的尊祖、敬宗、事亲等事宜都是在祠堂中进行的。要重建王氏宗族,需将宗族的内部活动正常运转起来,除开村庄内屋舍的建造,田地的分配耕作外,还涉及修谱、祠堂、祭田、办学、赡养等诸多方面。宗族还需立有族长,处理宗族内部事务,宗族内制定族规、宗法等等这些文化世俗意义上的构建。在王懋曾返回龙梅的第3年(1695年),王懋曾为凝聚族人,主持合族祭拜,推举继承大宗者。继大宗者拥有族长之权,在宗族中享有很大的宗法权力,宗族内部的管理和各项事务的主持一般都由族长担纲,小如家庭纠纷、婚嫁喜庆;大如祭祖、祠庙管理等事务都要主持。王懋曾按规矩,并无挟私,在长支无人能胜任的情况下,极力推选出次支的王吉贤为宗孙,继大宗,主庙祀。

重建龙梅9年之后,祖业初具,族人安生,王懋曾开始着手重修族谱。早在明万历年间,王弘海就创修了龙梅王氏的族谱,但龙梅村的那场浩劫,让旧谱已无迹可寻。多年来,王懋曾为此事走访父老兄弟,询问乡邻,查阅县志、府志,但家族谱系只能探究至龙梅村的开村始祖——摘云公,“迁琼始祖”未能见实载。但只有此段家族历史清晰,才能与中原文明衔接得上,也才能将族亲溯源至更深的历史。

古代海南,历史资料极不完备,利用“扶乩”追溯祖先来源者,在海南宗族修谱过程中不乏其

例。王懋曾最终也是通过“扶乩”,追溯龙梅王氏的渡琼始祖为王肱,号寿庵,字公辅,俗呼王六翁。也有人根据一些史料和族谱提出不同的看法,王懋曾也记笔言明此只是供后世备考。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王懋曾及王弘海二哥弘诏公七世孙王四聪两人的主持努力下,始创了修订王氏族谱的草稿。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他又命其子王琅和王吉贤续修族谱。

在66岁高龄,王懋曾又组织族人重建王氏宗祠,历经数月建成。王懋曾将正殿命名为“复亨堂”,所谓复亨堂,意在“废而复兴,坏而复举”之意,对家族重新昌盛给予厚望。

建成之后,各位乡贤友人纷纷赠来匾额和锦联,时任定安知县的陕西人孙貽清写下复亨堂祖祠联,此外还有十来副的锦联也都颂扬了王氏族群的兴旺和功绩,从这些送锦人的身份及锦联、牌匾的数量,可想见“复亨堂”的落成,是当时定安县的一件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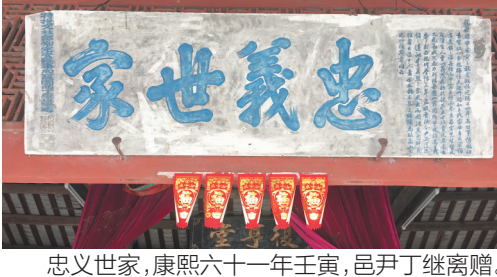
历经三百余年,王氏后人悉心照管,几番修复,现今的王氏宗祠仍以原貌面见世人。现存的王氏宗祠由山门、八角殿、正殿二侧厅廊组成,坐东北向西南,四合院式布局,为歇山式顶,正殿进深3间,面宽5间,是一座仿古宫殿建筑,占地约1000平方米。宗祠1994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祠里存有康熙丙申年(1716年)翻刻的明万历皇帝诰封王弘海及其妻周氏之“诰封匾”一块,“东阁凤清”木匾一块,“忠义世家”木匾一块,以及现代王洛宾、王世襄等人的题匾。

四 明训立规复仪创祭

为使得后人知复亨之不易,思敬不忘,让后人知所守持,王懋曾开始着手制定族训。王氏族谱的族规前言中这样写道:“我族谱



太史坊



忠义世家,康熙六十一年王寅,邑尹丁继离赠。

系,在胜国时,经忠铭公(王弘海)纂修,想必规制筹备。宗鼎革后,荡然无存。及松溪公(王懋曾)重修之,又未剗删,仅传稿本。……兹酌撰一十六条,前十条劝,其所当为也;后六条戒,其不当为也。无劝有惩,切中时弊,于长善救失之要,亦未必无小补焉。”讲述了定规的前因、意图。

十条劝告分别是:尊敬祖宗、修睦宗族、逊让尊长、慈爱卑幼、优崇贤知、悯恤孤贫、褒奖志节、嘉兴醇良、严肃闺门、敦教子弟。在这些所当为之的行为中,王懋曾最重视的就是子弟的德行培养,并将其作为成人成才的第一要义。

王氏族规的六条戒条分别是:变坏宗器、覬觎祖业、肆意凶横、聚首赌博、刁抗国课、沉溺洋烟。在戒条中,后两条“刁抗国课”“沉溺洋烟”,为清末咸丰年间后的后人王经元新修谱后根据时局弊端所添加。

家规族法是以明示的方式,惩恶扬善,劝诫后人,而在日常节令或是祖先祭日等具有象征意味的日子,则是通过仪式活动,将儒家文化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对他们的心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王懋曾悉数将几个重要的祭祀活动所需进行的仪节,做了详细的说明,有“祭合族祖祠行礼仪节”“祭先世先嗣祖考妣品数仪节”“祭墓仪节”“扫祭土神仪节”“祭魁品数仪节”等。每次祭拜所需的祭品、进行的流程、所做的动作、诵读的祝文,一无巨细,都记载周全,后人只要按章进行即可。在所有的祭祀活动中,王氏宗族每年农历正月十八的合族祠堂祭祀仪式最庄重,规矩也最多,如今的龙梅村每年都会聚集合祭。这些庄严而神圣的仪式,通过热闹而凝重的方式沁入到宗族子孙的记忆和精神中去。

龙梅村落历经几百年繁盛至今,现有880户,居民3000多人,乡风醇厚,人情暖意,2008年被评为海南十大历史人文景区名村。2010年“琼州百景”投票,定安龙梅村出人意料地排名第一,独以村庄的形式击败众多的星级景点。古庄崛起,贯穿古今的龙魂梅韵,新时代里定安龙梅展现出新的风姿。



宣统二年龙梅族谱

四百年前的“返乡大学生”王懋曾

文\本刊特约撰稿 徐桃

“太史藏书所,西林古渡头。桥通千障碧,溪抱一村幽。小径有时合,落花随意流。柳梢维不住,身是济川舟。”这首咏叹定安龙梅村小桥流水之美的诗,来自于明后期文坛领袖、“后七子”代表人物王世贞。但其一生从未到访琼州,此诗是依据同在南京为官的龙梅村人王弘海描绘故乡的画作而唱和的。除了王世贞,王弘海还与当时的名家大儒焦竑、于慎行、董其昌、张廷臣、汤显祖等50人酬唱,遥歌海南风物,得诗142首,都收录在《南溟奇甸集》里。如此集中的由当世名家以海南为题进行创作,在海南文学史上实属罕见。

然而,我们今天能读到这些作品,还离不开一个人的努力——王弘海的曾孙王懋曾,作为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毅然决然返回败毁近半个世纪的故乡,几乎凭借一己之力,花费9年时间重建龙梅村,同时重新刊刻了《南溟奇甸集》等一批书籍,重续祖先文脉,复兴故乡文化。

清顺治四年(1647年),王懋曾生于定安龙梅。龙梅王氏为定安的名门世家,然朝代更迭之下,到王懋曾这一代,故土乡村在匪祸中被毁,父母为保护乡民双亡,族人四处流散。王懋曾3岁便成为孤儿,由一老仆抚养其投身为举人的外祖父陈宗洛,抚养长大成人。

在科举上,王懋曾也颇不顺,虽年轻时就考中秀才,但后屡次应试都无收获,直至52岁才通过拔萃登科选为岁贡生,有了入读国子监的资格,相当于那个时代的大学生。

尽管如此,在颠沛流离中,王懋曾仍潜心向学,尤其嗜书,坐卧一编,家中插架丹黄,几于充栋。长大成人后,他居定安乡里,教书育人,热心公共事务。虽未能登科取仕,但翰学深养,心善有礼,深得乡人尊敬,许多当地世家子弟都拜在其门下受教。

当时的定安百废待兴,王懋曾参与重修建江楼、尚友书院、石浪亭、寄傲轩等,又修好了出入龙门镇的“挽童渡”,修建了“延寿桥”。“挽童渡”因修建牢固,管理得当,正常使用两百余年,现今还有遗址。

康熙年间两次修订定安县志,王懋曾都参与修编。46岁时,王懋曾作出重要的人生决定,重返故土龙梅村,召唤族人,“以一线之力,全一族之亲疏”,倾其所有重建村庄。王懋曾联合族人,花了9年的时间,修筑祖茔,和睦族里,修谱立宗,终于让龙梅村“复亨”。

故土重建是王懋曾为族人所谋现实之依,而作为文人的王懋曾,更嗜嘘和在意的的是为祖先立功、立德、立言。尤其是曾祖王弘海留给子孙的家藏书籍《天池草》《南溟奇甸集》等,都在王懋曾的努力下,重新刊刻传世。《天池草》是王弘海编撰留给子孙之书,为自身一生所行留下记载,其康熙刻本分为26卷本,有几十万字之多。王懋曾花费了巨资,才得刊印留世。《南溟奇甸集》则是王弘海对故乡的所恋所感。2009年,在海口发现的孤本《南溟奇甸集》,就是王懋曾康熙年重刊本。

在王懋曾的努力下,其父母王昌言和陈氏保护乡民的刚烈行为,得到官方和民间不少文人的记载、匾表和歌颂,当时岭南名士陈恭尹、屈大均、龚章等亦关注落笔,让其事迹得以宏扬,忠义得彰显。

王懋曾为人,尝自言“酒陶情,诗言志,衔杯击钵,达者事也,吾能自俗哉。”喜与文人骚士盘桓胜迹,把酒赋诗,萧然有出尘之概。宦游至琼的名流,多投诗相赠,送礼联欢。与海瑞、丘潜合称“岭南三大清官”的清代名臣陈瓚,就跟其感情颇厚,自称王懋曾的“年家眷弟”。

王懋曾留世的《松溪小草》集,收录了一百多首记录生活与酬和的诗歌,书中可见当时海南读书人的所思所想和所行。

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去世前,晚年的王懋曾流连龙梅的石浪亭、寄傲轩,“读书教子其中,至老手不释卷。”